

吾見聖人抱朴子之又稱以至無利少私寡欲也

至於曲全枉直壅弊新舊物歸之萬民化天地合之廣施博濟不窮不弊不勤用之不可既此為人愈有與人愈多之義也。天之道生之成運化稱物平施生之長育之成運化稱物平施生之富所不利至公無私惟德是輔不言善應召來高者抑之低者舉之有餘者掩之不足者與之一切有情無不覆蓋此利而不害也。聖人之道守雌抱一處行懷和無同塵後已先人同於道同於德同於人方而不割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不責於人且成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小國寡民自以為足使民反朴忘其彼此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皆不爭之義也。只這不爭二字八十章之要也。若是信得及底把這元之境真常之道至是盡矣。裏帝之光明則倒斬本得矣。且這不爭二字作麼會不足讓之發

聖人以神藏寂寞道在杳冥周流六虛而莫足以知其然酬酢萬變孰敢以窺其跡則一往一來而以元自虛一造一化而以真自修又奚有言以好辯哉。聖人默而思之輿情至愚必待引之而後動群性至昏必待誨之而後悟此所以有言載于方冊垂乎不朽以為常善之教矣。洎乎千載厥道彌遠先聖之意昧者不能取至真之言愚者不能達況我老君之書言明而理遠文近而旨幽若不釋而申義衆人視之則有如天之遠而不能炳若丹青矣。是致今因行化得局塵寰不免援毫以彰大義庶幾乎指示而已。

道德真經解序

談五

道德真經解卷上

無名解

道可道章第一

解

道可道非常道

生殺以時物之道也。德業以脩人之道也。

男女以別家之道也。法度以明國之道也。

此天下之常道聖凡之同有者也。若可道

之道應變无滯與物無方非耳而聽其希聲非目而觀其真色得其微者探神化于

寥寥知其遠者達真筌于不測動乃應于

萬機靜不流于一曲則常之道焉能如此。

名可名非常名

至真之名不附于形形則有盛衰之相代至真之名不寓于數數則有變窮之相更是以可名搏之而不得象之而不似迎隨而首尾不能見鑽仰而堅高莫可及不隨物而有定執體而有用以常無而與道為合而名自生焉非常名之可如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昔道未判之際非陰陽之可論造化之可

道德會元卷下

庚三

推及於適于清得之者爲天無適于濁得

之者爲地天地之兩得以清爲陽以濁爲陰陽者能造陰者能化此萬物所以生也以無則爲道獨而天地得之此無名所以天地之始以有則天地爲合而萬物生之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无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晉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事物之煩有以耗吾之聰明我則无事處言語之多有以亂吾之真緒我則不言自然事濟于下教立于上而天下之民不率而率矣固无反道之弊耳

萬物作而不辭

○道散于事物雜于性初受之真人爲之僞始稟之和舛而爲乖此昔之美者今而爲惡向之善者背而不善斯美惡之兩達善不爲有不善而不善已亦以達其性耳非虛而不停于一物空而不鑒于一形此所謂常无也恍爾而來來之必有其象恍爾而去去之必有其物虛則神集也不動而動空則真體也不化而化此乃常有也常无也守于无爲常有也備于有作无爲則妙有作則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矣大抵皆可謂之玄歟且玄者道有可觀猶天之色可視而不知其然玄之又玄乃得之又得而達之尤深者也故曰衆妙之門以其能出入于大道故矣

聖人出而萬物出聖人入而萬物入聖人者乃萬物之所觀是以聖人在上萬物並作而各遂其宜无失性之欲蓋吾无所用其心哉凡以順物之理而已以至興衰烏有辭也設若政事未備教化未明應出而入應取而與擾擾天下之心紛紛萬物之態如此雖作未有不辭者也萬物作而不辭亦待乎聖人之世

○長短高下音聲前後哉此聖人之教所以是以聖人處无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聖人以道治己以功加人蓋謂彼无長慮待聖而後慮彼无獨見待聖而後見若不示之以教則棄而自溺愚而自弱不能趨聖人之道矣我乃儲神于淵默而使彼觀風而動處思于寂寞而使彼視化而爲慮

○大道之設不以物我而有分高卑而有間以心達心則天下之心我之心也以形養形則萬物之形我之形也又奚有兩其意哉聖人體道而濟物屈己以待人伏吾之巧以救其拙推吾之能以率其鄙功乃至

于無窮業乃至于可大固爲不可加焉聖人慮其滿而有溢故乃抑之慮其盈而有虧故乃損之大而充塞不自以爲足妙而莫測不自以爲神生而不生爲而不爲功而不功如是則物不能我達時不能我徒而處乎道矣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性本無分而習以遷之物本无二而情所異之習遷于性則賢者常爲人之所慕于賢而不及則反以爲爭求于貨而不足則反以爲盜是二者使民失性而妄知養情而苟欲安可以見吾之道哉莫若使之心之虛也賢鄙不停于內而彼我无分腹之實紛也華不誘于外而衣食以足弱其志以自柔而不好勝于人強其骨以自立而不

耽利于物所以天下之民无妄見之知天下之民亡苟求之欲則聖人之爲无不治矣則不尚賢之篇乃復人之性反物之情而根乎道者也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道之舒可以充乎四極而不以爲滿道之卷可以隱乎纖芥而不以爲微以體則至虛物之來者無不應以用則至變事之至者无不接不抗于太高高恐下者不能及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不即于太卑卑恐高者不能俯如此不惟不盈又至于不久自非處陰陽之中曷以能此故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冲者陰陽之中无過不及之義也

淵兮似萬物之宗也

桂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人之處道闇意馬于空虛湛性源于冥喜忘藏于无事之鄉好惡繙于不思之地則以淡居已以靜對物不顯明于外則和之而若晦不獨異于衆則同之而若愚如是于道也弗視而見弗爲而成而無事物之累哉設使不挫其銳而專以意必至于輕動而傷吾之性不解其紛而專以事必至于多擾而亂吾之真不和其光道必失于炫不同其塵名必失于矜如是於道也視之不見爲之不成而常以事物爲累哉學之者可不慎歟此于四事之後所以繼之曰湛兮似或存也道无定體若特以存而言之非道也故似或耳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觀道之所來出于无爲生于清靜操之則存捨之則亡不爲強而多不爲懦而寡則虛无之至真常之妙雖天地以我爲始雖蓋道乃无形不可以定體言之故曰淵兮萬物以我爲宗兆于莫測探于莫先彼象

深而莫測之謂淵微而莫窮之謂道道之无則天地以爲始道之有則萬物以爲母言其母則知萬物生乎道者也言其宗則知萬物本乎道者也既爲其宗何云似之蓋道乃无形不可以定體言之故曰淵兮

有形也我則處之于未形之初彼帝有物也我則居之于无物之上如此豈可以子名之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天地之于萬物任其理之自然方其時之生也與之生以育之而有雨露之滋方其時之殺也與之殺以凋之而有雪霜之變如此必不係于一物不累于一時凡以待其理而已特謂之芻狗者方其祭祀之時貢以至誠而致其欽愛之意及其禮畢棄以无用若看糞壤此非厚于初而薄于終愛于前而惡于後乃理之然也聖人之於百姓又非異此方其致愛也如保赤子其致教也若承大祭則親愛之心莫大于是及其有不可愛者罰以肆其威而視命如芥有不可教者刑以殺其辜而觀生若閭此非聖人留情于賞罰也亦任其理之然

而體乎天地耳若非如此焉能受萬物而不窮接萬變而不溺好其生者與之生而不匱欲其善者與之善而不已其應无方其出无盡乃橐籥之若也故又繼之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云耳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聖人動則用道靜則體道居靜之時以道爲同湛兮自養而不與事交不與物接又奚有言之弊也及其動而用道无言以應變則道至于有窮雖言之可尚必簡以當

○理要以合道而不務多以爲泛也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乃其當歟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虛而能應其應无窮妙而莫測其測无方且念者應萬有而不留于一物神者受萬化而不滯于一原不滞于一物則其虛不至乎無何虧之有不滯于一原其化必不至乎窮何終之有此谷神所以有不死之

兆爾是謂玄牝者道之于人始降于无終成于有无者以炁而言有者以形而喻玄牝者乃形之有者也人身之中以玄牝爲生虛以應我之運妙而成吾之化降者由此而升往者由此而還則寸無錦錦真靈寂寂而有長生之理焉然人所以不能生者非玄牝之愆止人不能虛且靜矣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其體至高濟羣生而不有者此天之所以長也其勢博厚載萬物而不辭者此地之所以久也天長也其覆萬世而不傾地久也其載古今而不陷此非天地固所以長

久而不傾陷也蓋不有其生自然而長生矣聖人體乎天地思慕長生焉敢有其身也故抑高而就卑和光而同物知雖先也不敢爲人之先而常處其後身雖聖也不敢超衆之爲而常晦其跡如此乃後其身

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故能成其私而同

天地之長久矣自非不自生烏足語此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

改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无尤矣

昔道在于上混然而无固无殊品以雜其真消離无入有於性則存善於五行則生

水而善之與水乃離道近矣所以相譬而立焉故曰上善若水善之謂性忘心而

入寂澄己而利物蔽爭勝之原若其固有亡取與之分如其自然求之而後應而不

應于妄求靜之而徐清而不清于非靜深以自達明而守晦以至于濟物之仁必然

之信任理之治適變之能无非水之不相

一也大抵此篇之意乃上德不德上士无

爭之意也何且居善地者必就于下心善

淵者水深則回與善仁者利達萬物言善

信者外不欺人政善治者執柔弱而勝剛強事善能者渡舟楫而无不濟動善時者

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凡斯數事若有其善

而好勝于物定以有尤焉能幾於道也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道之爲物酌焉而不竭注焉而不盈无久

以爲不足无贊以爲有餘悉皆虛其中以无滿空其蘊而受物又何必持其盈以爲

其約苟持其盈不如其已天下之事來之復去新之代舊出沒之繁不可以計窮利害之雜不可以智算若焦心以應无盡之

事窮思以待不齊之物雖有揣之之巧銳之之利亦有時而耗竭矣仕道者不然棄長其保焉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无離乎

人受命已來保神之後陰陽具于一身造化全于四大其性也得爾冲和其然也歸爾真正又奚有外物之患哉此乃生之理

也及神逐變遷慮從物起嗜慾生于曾中勞役耽于身內所得之和變而爲乘所歸之正適以爲邪而神於是爲魄之所奪不能載魄乃至于散亂而不保矣此死之道也至人知其如此忘其物念灰彼塵心知

之苟珍之寧无咎乎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時不能常行行之而有止物不能常與與之而有廢況人進退有義義可從而不可違去就有命令可順而不可乖苟義可退

也違義以進之必有其害命可去也乘命以就而就之必有其損況成敗之相隨榮辱之相代猶首尾之相應禍福之相伏豈可恃進以終身之榮而不顧憂患哉此功成名遂身退乃天之道也

神乃我之主則安而不亂以至于明知精

乃我之本則寧而不搖以至于一而後吾

之神也洞于靈而不爲罔吾之精也保于

真而不爲兩內无魄之所載外无物之所

遷則道不幾乎息矣切咍愚者背陽而向

陰滅神而就魄日馳萬變之勞不守至精

之一及其死也沉淪陰道落彼異生斯蓋

魄之所載而不能挽一以自全故也痛之

專炁致柔能如嬰兒乎

○專炁致柔能如嬰兒乎

人自保生以死養之人自赴死以炁捐之。

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故專炁致柔以全

其真也且至人之性背于不動動則哀樂

生焉至人之性安于不恃恃則暴怒起焉

哀樂生而情亂于中暴怒起而炁作于內

如是而養真者未之有也炁何以專而致

炁莫若以志帥之以神御之安心于清靜

致意于虛閑歸五賊于无染之鄉因无明

于至弱之界而後炁適于柔而不動于觸
非嬰兒而何哉

滌除玄覽能无疵乎

性有其垢可以滌之性有其穢可以除之

自非清以養己靜而對物焉能如此

愛民治國能无爲乎

治本出于无爲僞常生于有作況人離性

則失本役物則喪已欲愛民于保生治國

于常安莫若使之安性而不爲矣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萬物出入以天爲門天之出入以道爲戶

至人者應天門以出入玄域遊道戶而升

○降眞界達時消息與物盈虛非妄有所作

也安于无心而已

明白四達能无知乎

燭幽之謂明見素之謂白周流无壅之謂

四達如此可謂知知矣知而不知乃爲至

也安于无心而已

三十辐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埏埴以爲

器當其无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无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无之以爲用

車以有運轉之理而无凝于物器以有收

斂之名而不散于外室則爲所居之常而

得安于中特以言无有之用者且形而上

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方其形而上

也以无爲用其用无穷而固有新故之故

萬世不弊之謂道豈非長乎无爲而萬物

化豈非不宰乎

三十辐草第十一

三十辐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埏埴以爲

器當其无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无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无之以爲用

車以有運轉之理而无凝于物器以有收

斂之名而不散于外室則爲所居之常而

得安于中特以言无有之用者且形而上

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方其形而上

也以无爲用其用无穷而固有新故之故

方其形而下也以有爲利其利有盡而有

興廢之咎此所以於車言无有車之用於

器言无有器之用於室言无有室之用若

以言者論之則運吾之炁者河車收吾之

真者鼎器宅吾之神者絳室是三者果如

何哉乃以无爲用者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而不宰是謂玄德

庚

庚

丁

真非不欲保于內性非不欲復于初而所

以不能者常被外物以誘之故也目注于
視吾將以慧觀而見其真色所以不見者
物之色以盲之耳注于聽吾將以定力而
聞其真聲所以不聞者物之聲以聾之口
注于味吾將以至淡而知其真味所以不
知者物之味以美之目至于盲而閉其慧
觀耳至于聾而潰其定力口至于美而不
能居淡九邪由此而作真元因此而喪乃

衆人爾莫可以語道哉

○馳騁山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七情生于放縱三妻起于貪求且性者以
心爲表心者以性爲裏性定心澄无事于
逐物則田獵與難得之貨莫足爲患哉馳

騁田獵則血脈俱作敷發于外而心所以
作狂好難得之貨則偷合苟容妄求曲取
而行所以妨此皆聖人之所不爲也而繼
之以爲腹不爲目者以明其養內而不養
外故也

卷六

十五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
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
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

憂患常以得失爲累而不能以浩浩然奈
且人之居寵而受其祿得榮于已以祿居
之則顯而不辭以榮處之則驕而不法矜
誇馬而尊以惡卑光顯馬而高以恥下則
也一有所失自以爲慊至人不然貴不爲

○積金繫馬寧不爲之寵哉斯矣足以爲辱
樂賤不爲憂受祿萬鍾食前方丈吾非有
也簞食瓢飲蓬居堦室吾非憂也得之豈
豈失之豈謂吾曾足以驚乎惟有其寵者辱

莫大焉非驚而何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
得名曰微

○道處太素之上而無其色則色之所色者

雖高邈之明无所掩其視道處太虛之中
而无其聲則聲之所聲雖師曠之聰无所
專其聽道在无名之先而无其象之所象
則象雖烏獲之力不能舉其重此夷所以
視之而無見希所以聽之而無聞微所以
搏之而不得也此以常者言之若以能開
慧目以觀真色則視之而可見啓玄耳以
聽希音則聽之而可聞施妙力以幹大象

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
託天下

人受命于无成形于有且形之成于有也
含地水風火之假生精神充蓋之實居處
焉不能免寒暑之所拘動作焉不能外勞

則掉之而可得常人所以不能者五色盲于目五音聾于耳五事蔽于心故也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道无在道元不在不可以物名之不可以象假之及其濟天下之用則萬物而无非道者且道在物也一莫得以分之而聖人所以言夷希微各異者設以視聽掉之趣爾要其所以爲異乃无此之異也混而爲一爾豈可以致詰哉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于无

物是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物之附于陽者其升以明附于陰者其降以晦升而明者有性者以趨降而晦者有形者以逃天下之人於是乎以知向背之理若道則不然恭狀也上不爲陽而明无物也下不爲陰而晦其來也不行而至豈可迎乎其去也不疾而遠豈可隨乎欲窮其本也探上古而不知其始欲究其末也御

當今而不知其變及其以玄推之上有明

以爲其微則光耀于物物下有晦以爲其昧則炁出于宇宇其上之昧者可以升而

向之其下之昧者可以塞而背之來之者吾有靈以迎其前去之者吾有神以隨其後惚兮惚則无物以有物恍兮恍則不狀而有狀此非與經固相反蓋老氏之言微而顯矣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小人精于物君子精于道精于物者以物役之其巧有盡精于道者以道養之其化无穷是以古之善爲士者藏于至幽隱于不測盡其性以无方窮其理而不滯則有言也言合于道而衆不能曉有作也作生于理而衆不能達以至于搜曠亡形而我

以獨見驅役有象而我以獨幹周流六虛

而同天莫可學酬酢萬變而治物无所壅則吾之微妙玄通人固以不識也非我特欲不識而專以異也我道之深而彼不能

識也故矣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
浩浩處道不以吉凶而有事于患寂寂守玄不以憂患而有事于動无思也遇物而後作臨事而後爲必待可行之時而後行之可用之世而後用之又何容心哉此所以豫若冬涉川也冬涉川者逼而後動不得已也非所以爲未然之見何非不見于未然也无心而已无動也寂然而退居幽宇以至于不出寂然而靜處玄宅而至于不爲歛已焉常恐踰閑以自警屈身焉以至閉戶而自約猶若畏四隣者乃其此也畏四隣者安其居而不出也非所以不敢出也蓋退藏于密而不與物交故矣是二者一事于无思一事于无動非古之善士孰能如此

儼若容

兒不莊則无威可畏身不重則无儀可象況事道者所處玄宅所履真路所言則法言所行則法行豈可不嚴而勵己容而畏

物誠則儼若容者乃其宜也

渙若冰將釋

性本空虛因物而實性本澄靜因物而動且物之所以渙者陽也所以結者陰也陽以渙之則舒舒以自復優優而自遂而不與物為之聚散陰以結之无者附于有散者者于實其形厚者不能薄其勢小者不能大此乃有在之理非无在意也何以況之由水之性或就下以適東流川而學海或升而為雲雨或導而為江河源之深

曠今其若谷

模也

居其全而不居其駁此經乃謂敦今其若澹足萬物而不以為有湛无一毫而不以為无物之來者應之而不留事之至者容之而不滯此性之虛然善應而不以物為心哉則曠今所以若谷也

渾今其若濁

和其光則知韜以自晦同其塵則知混而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凡物○
卷五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正一天師清微子洪百川製作

出而不反其出有窮往而不復其往必弊

初矣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萬變不齊羣動不一以擇之則洪纖而有

曲以分之則高下而有間聖人欲一之以
之道不吐英華以妨太素不尚浮虛以掩
大材凡以守天性之純而求為不雜收天
真之粹而求為不偽處于厚而不處于薄

以復命何也曰生而有命則命常因性失而亡既靜以見性則命乃復矣此盡性而後至于命也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靜乃性之本有時而動者以應物也非我

性斯動矣常乃道之體遇物而變者以應時也非我道斯變矣聖人若退藏之際而不為物居寂默之中而不應時則其性靜而不動其道常而不變此曰復命曰常者自見以得其道也故矣反以不知常而應變則失性違道之事无所不至非凶而何乃繼之日不知常妄作凶也云耳

自見以得其道也故矣反以不知常而應變則失性違道之事无所不至非凶而何乃繼之日不知常妄作凶也云耳

敦今其若模

文勝質其質必滅華勝實其實不顯為士

之道不吐英華以妨太素不尚浮虛以掩
大材凡以守天性之純而求為不雜收天
真之粹而求為不偽處于厚而不處于薄

大公矣既以公之則可宰制羣生法令天

下萬務之煩而我可以折之四海之大而

自隱此者養素于內而善俗者也今渾兮

其若濁何以異此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水之清者有物以撓之其清乃濁人之安

者有物以誘之其安必動濁以亂其清而

不能事之以靜則清因濁滅動以失安而

不能變之以生則安因動危此非所以爲

善士也我則不然以靜爲常而靜以徐清

則濁焉爲患以動爲變而動以徐生則安

何爲守如此則靜不至于失性動不至于

失道而无溺于一曲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敵不新成

物之敗者因於自成事之敵者因於自新

則成敗之相復新敵之相代乃固然之理

而人情之所不免也至于善士守道以自

敵而其敵常新處事以自敗而其敗常成

新也萬世不敵常成也終身不敗如此非

他致之出于不盈而已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

生而不有有時而有者虛之未極也安而

不動有時而動者靜之未篤也且道在萬

物之上應萬變而不知其耗守真一而不

知其竭廓之以宇宙之大莫見其涯濱之

以羣生之出莫知其動空空而至无湛湛

而常寂則入之多不以爲盈出之衆不以

爲擾則虛於是致之以極靜於是守之以

篤而萬物所以並作也萬物之來始乎无

形終于有象若虛之不極則出生者不能

無壅靜之不篤則還生者不能无窮而寓

我可以歸之則人之道至此而最矣人道

既最以如何哉乃通于天而已人至于通

天可謂至矣而人物何足以禦之乃道爾

此經所以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

信不足有不信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

我自然

內有諸已外不欺物乃謂之信則信者聖人以爲將命令宣志意而達乎四方者也苟不足焉人何信之聖人乃思之而後而言不以爲妄慮之而後語而語不以爲欺有命焉若卜筮而可孚有令焉如影響之可應則信矣有不足也其實出于貴言而已貴則不輕貴則不賤不輕以重之而言无亂發不賤以尊之而言无虛設惟其如此功乃至于成事乃至于遠而百姓自然矣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聖人臨事而无意對物而无心无意也則恤愛兼制之務不彰于外无心也則誅慮知見之爲不起于中而悉以道爲出處以道爲語默故也及萬緒交起百態互生愛惡之情於是而有與奪之權於是而作則吾之大道分而爲二而仁義所以行也性失子多知聖人以約爲守機生于遠見聖

人以晦爲用知不以約有不及者則智於是而鑿見不以晦有不明者則機於是而乃是以智慧出于胸中大偽生千構內而於吾道必以遠矣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无所不通之謂聖无所不知之謂智則聖也者成性以達己體道而御物而特以絕者不敢有其聖以爲衆人之所不及矣智也者彰往而見其未然察來而知其未變者不敢有其智而爲衆人之所不知苟以謂棄者不敢有其智惟其絕而特以謂棄者不敢有其智而爲衆人之所不知苟以有聖則不及者離性以爲詐苟棄之則民各任其性矣其利而百倍焉

道德真經解卷上

天有五典人有五常則父子者乃天之數也天叙之始良知出于自然良能本于不棄之則民各任其性矣其利而百倍焉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于後也无塵以染其質之謂素无華以亂其本之謂樸少私則不昏惑以著物寡欲則不盜縱以喪已斯者若非去亂性之本何以哉

所不宜則物爭以愛而不愛者亂人尚以宜而不宜者慳孝慈或因此失矣若絕而棄之則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益賊无有

尚巧必窮好利必爭盜賊之源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從流者流遠而必涸圖枝者枝多而必缺今以捨流而窮源其源必澄棄枝而就本其本必固所以棄絕三事而今何屬哉必以見性而已故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繼于後也无塵以染其質之謂素无華以亂其本之謂樸少私則不昏惑以著物寡欲則不盜縱以喪已斯者若非去亂性之本何以哉